

沧海风云

○笔石／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沧

海

风

云

○笔石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上

(赣)新登字第005号

沧海风云

作者:笔石

出版发行:百花洲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四川内江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32开

字数:100千字

版次:199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79—648—3/I—533 定价:39.80元

沧海风云

(上卷)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跨越国境、且中介着中共高层内幕的长篇纪实小说。

七岁的主人公松本胜男(中国名肖华),在日本战败后,流落在中国民间,经过了一个个的泥坑,幸得中国一位农民收养,使其享受了大学教育的权力。

赵燕飞——一位姿色可人,性感强烈的风流女子与肖华热恋如炽,结成“秦晋之好”。因赵追求虚荣和欲望,而肖华满足不了她的要求,赵弃肖而走。去寻找她的幸福天堂……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爆发,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受无情迫害,以肖华为首的被红卫兵冠以“日本特务,破坏生产”的罪名,押送内蒙、宁夏等地劳改。受尽种种侮辱。养父知情后,上京来到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告状;才将冤情、辗转直呈周恩来总理。此案才有了转机……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协起作来,建设中国大型钢铁厂。肖华的生父松本耕次来到中国,身为上海事务所所长;而肖华此时已任中方日语翻译。两代人,一个血缘,两国民族的自尊心,人情和国情扭在一起,真是水波云滴。

文革后期,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人,意见的分歧……至使宝钢建设中途下马,造成了财力,物力的巨大损失。

邓小平力挽狂澜后,宝钢才走上坦途。

此书取材于众多的相关者,所有人物以及有关机关都是现实存在的,故此书矛盾叠起,异采纷呈,值得读者开卷问津浏览。

目 录

第一章	特殊岁月	(1)
第二章	开垦团	(38)
第三章	贩卖	(52)
第四章	少年时代	(94)
第五章	深造	(115)
第六章	劳改	(135)
第七章	教授	(154)
第八章	牧羊	(172)
第九章	救命之恩	(194)
第十章	上京告状	(216)
第十一章	重审案件	(235)
第十二章	亲人牵挂	(253)
第十三章	出狱回京	(276)
第十四章	代表团访华	(291)
第十五章	注目钢铁业	(318)
第十六章	中南海	(333)
第十七章	选址	(352)
第十八章	长城	(372)
第十九章	艰难岁月	(395)
第二十章	上海	(415)
第二十一章	谈判	(434)

第二十二章	晓.....	(457)
第二十三章	价格.....	(480)
第二十四章	开工典礼.....	(502)
第二十五章	日本.....	(517)
第二十六章	富士山.....	(538)
第二十七章	三十六年后的旅途.....	(559)
第二十八章	长 江.....	(571)
第二十九章	宣 誓.....	(592)
第三十章	告 密.....	(613)
第三十一章	变 节.....	(635)
第三十二章	北戴河.....	(657)
第三十三章	明 暗.....	(676)
第三十四章	妹 妹.....	(698)
第三十五章	上 马.....	(708)
第三十六章	风云突变.....	(730)
第三十七章	命 运.....	(749)
第三十八章	以眼还眼.....	(776)
第三十九章	两个父亲.....	(805)
第四十章	疑 虑.....	(817)
第四十一章	家.....	(842)
第四十二章	无 情.....	(863)
第四十三章	查 问.....	(884)
第四十四章	刺.....	(905)
第四十五章	点 火.....	(926)
第四十六章	下三峡.....	(948)

第一章 特殊岁月

北京的天空碧蓝澄青，秋天的太阳直射在地面上令人目眩。

只有漫天狂舞的黄尘，不时遮掩着灼热的阳光。三、五成群集结在首钢大广场上的数千名工人，一个个象失去了光泽的木雕三藏。身穿工作服的干部、群众有的就地蹲着，有的坐在用砖头和木板搭砌起来的简易条凳上。面对着即将开始的群众批判斗争大会，或是好奇心；或是恐怖感；人人都淡目哑然。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数月间这场运动便波及到了北京市内以北二十五公里处，近邻八达岭，远眺万里长城的北京钢铁公司（简称首钢）。以后，几乎每天批斗大会不断，生产日见低落。

制钢分厂二十六岁的工程师肖华象往常一样埋首于工人队伍中，等候大会开始。他，浓黑的眉毛，头上破旧的中山帽怎么也遮掩不住青年技师眉宇间流露出的豪爽之气。只是细长的眼角神经质地注视着周围的状况，戒备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会者人数在不断增加。大会会场以前本是足球场，填埋后便成了今日的大规模批斗大会的会场。

正面的主席台上，出现了大会的主持者造反派头头们的身影。

“同志们，请肃静！首钢红色联合兵团召开的批判大会，现在

开始!”

大会宣告开始后,安置在会场各处的扩音喇叭紧跟着开始播放“东方红”乐曲。数千群众同声高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批判大会开始之前合唱“东方红”是必不可少的大会仪式。

“把批斗对象‘牛鬼蛇神’带上来!”

昔日的工人,今日主席台上唱主角的红色联合兵团的司令王某人粗声喝道。于是以总指挥为首,以下是五名副总指挥、各分厂厂长、总工程师等二十五人双手被反拗在背后,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记录着他们各自罪状的黑牌子。鱼贯似地被牵上了主席台。

黑牌子上分别列举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铁杆保皇派”;“里通外国分子”;“特务”。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然后用红色毛笔画上大大的×字,如同被宣判了死刑的囚徒一样。

“反革命分子!”

“把走资派撕成八瓣!”

群众中有人高声叫骂。肖华他们同一分厂的牛总工程师紧低着头,实在不忍目睹台上的惨景。

“甭定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們头上了……”

李伟悲声低呐道。

“噓……!”

肖华告诫李伟别出声。李伟穿着和他同样的工作服,戴的也是同样的工作帽。但他不修边幅,埋里埋汰。他和肖华是同一分

厂的同事。李伟的父亲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当年，他毅然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欢迎海外华侨回归祖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伟大号召，舍弃美国的优裕物资生活，不顾父母亲的再三劝阻，回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战鼓雷鸣。全体人员一齐朗读一首《毛主席语录》之后，王司令一边挥舞着语录本，一边对着麦克风吼叫道：

“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艰苦斗争，通过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虽然目前已经挖掘出了一些内部的阶级敌人，但是，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斗争的成果并不充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完全彻底地向牛鬼蛇神展开斗争！深揭狠批，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台下的群众同样高举着红色的语录本。在激情高涨的气氛中，坐在正面主席台上正中间的王司令巡视了一圈分坐在左右两边的两名副司令和十几名常委们组成的造反派司令部的头头们之后，傲然发话道：

“首先，让侯尧文上。让他自己坦白交代罪行！”

想当初当工人时，侯副总指挥是他的顶头上司。“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今日里摇身一变，他成了造反派总司令。

第一个被点名的侯尧文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侯用嘶哑的嗓音交代起来：

“我是侯尧文。是前首钢公司的副总指挥。我犯有严重的罪行。竟然胆敢与伟大的无产阶级为敌，我走的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以此路线作为我们单位的指导路线。从而成为了历史的罪人。我完全接受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教育！”

“好了！尽是老一套！”

面对台下的怒吼声，侯尧文唬得浑身乱抖。赶忙跪下，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悬挂在胸前的醒目地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的黑牌子反衬着他那张失去了血色的脸，愈加苍白。革命群众的情绪也愈加高昂起来。

“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

“好哇，叫他背！”

王司令响应群众的呼声，发令道：

“背，先背《毛主席语录》第十页！”

“是——，我背，马上就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需要我们去组织。我们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了，才能打倒中国的反动分子。所有的反动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如同扫帚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广场激昂的气氛中，侯尧文抖抖嗦嗦地尽管有点儿口吃，但终于还是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叫他再背！”

“让他接着背其它章落！”

群情激奋。王司令很满意：“好！给我接着背第二七一页！”

侯尧文唬得眼镜差点儿没掉在台上。一时瞠目结舌，无言以答。

“咋的啦？毛主席著作你也敢忘？！”

王司令正色喝道。侯尧文唬得一激灵：

“不敢，不敢。全都记得。牢记心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鼓起我们的勇气，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这才是我们的好同志。”

“唏——！”

王司令冷笑着拽住侯尧文的头发，朝下死死地压着：

“胆子不小啊！《毛主席语录》总共只有二七〇页。你他妈的胆敢冒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著作！”

“吊起来！叫他坐飞机！”

“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

台下有人乱喊乱叫。

王司令身边的造反派应声将侯尧文的双臂拗到了背后，用绳索捆绑上之后，穿过滑轮，将他屁股朝下头朝上高高地吊了起来。侯尧文的额头几乎触到了台面上。

侯尧文象飞机一样双足悬空，身体弯曲，苦不堪言。充满杀气的群众受到这种情景的刺激，愈加昂扬。

折磨了好一阵子之后，侯尧文终于被放了下来。

下一个轮到的是总指挥。

总指挥没戴高帽子，但却被革命群众剃了个阴阳头。广场上响起一片嘲笑声。有人朝台上乱扔石子。

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人将半边头发剃了个溜光。

无论是王司令的喝问，或是其他造反派的怒骂，被剃成了阴阳头的总指挥始终是双目紧闭，双唇紧锁。不理不答。沉默，是对造反派表示无言的反抗。

王司令被激怒了。只见他抓起麦克风，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嗨，装他娘的什么狗熊样儿！”

“怎么不回答？看你毛腰闭眼一副熊样，已往做总指挥时的神气劲儿上哪儿去了？沉默，表示你默认了所有罪行，对不对啊？”

总指挥仍是橛口不开。

“姥姥！打受审查以来，没少了你们的吃喝，这才保住了你的一条狗命。还不快向毛主席谢恩，叩三个响头！”

“抬头，叩头。首先向人民群众谢罪！”

围着批判台的群众哄然大笑起来。

阴阳头三起三落，自然滑稽可笑。

总指挥被激怒了：

“我发言，给我好好听着！”

总指挥要求讲话。

造反派一时间愣住了，没反应过来。

“你们才是违背党中央方针，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一九五〇年我就任首钢总指挥以来，工厂一直保持着首都第一的产量。年产量达到了一四〇万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以革命的力量发展生产。光喊口号，一味斗争。这也叫革命？你们这帮人根本就不具备管理这么大个工厂的能力。再说，告诉你们，国务院还没有解除我了的职务呢！”

总指挥用锐利的目光睨视着王司令，正气鼎然。

王司令跳起来猛地一把揪住总指挥剩下的半边头发：

“姥姥！张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们造反派已经接管了工厂。权利在我们手中！嘿嘿，权利。你懂不懂？管他奶奶的什么能力不能力，有权就行！现在你们已经是受批判的走资派。我看，你是他们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

总指挥傲然鼎立，毫无惧色。

“是的，我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的当权派。想当年我参加革命时，你们这帮娃娃还没有出世。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这个从延安来的有着三十年以上党龄的老革命？”

“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别看你牛，还能尿到哪儿去？我们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个所谓的老革命，老封建，老顽固！毛主席说了：革命不分先后。现在我是首钢造反派的代表。咋的，不服？”

说着，王司令抓起麦克风，呼起口号来：

“彻底打倒走资派!”

口号通过数十个扩音器在广场上空雷鸣。群众也疯狂地高呼口号,要求彻底打倒总指挥。

“踢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王司令和他的两名副‘司令重新将总指挥的手腕拧到背后,拉到台后的木杆前。然后,用绳子把他吊了起来。

总指挥左右摇晃着阴阳头,挣扎着怒斥道:

“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是破坏党和国家秩序的反革命!”

“王八蛋!千刀万剐,剥皮抽筋!”

台上的王司令被激怒了,用极端残忍的语言痛骂起来。

“完全彻底,彻底打倒!”

“给他用刑!不许他冒渎革命群众!”

常委中有人跳下台,捧起广场上的泥沙朝悬空吊着的总指挥口里塞去。总指挥的脸歪曲着,直翻白眼。越吐,塞进去的越多。有人用棍棒乱殴打总指挥的大腿。突然,总指挥的身子不动了。

广场上开始骚动起来。王司令不当回事地下令道:

“要是还有口气就弄到牛棚去。死了,用麻袋装上抬出去!”

造反派将总指挥放了下来。大腿血泥从总指挥的口里溢出来。他没死,只是大腿骨折,站不起来。常委们七手八脚地把他叉下了台。

“牛子明,站出来!”

现在,轮到肖华他们的顶头上司制钢分厂的总工程师了。高个头,平时总是衣装革履的总工程师先生上衣敞开着,脚下穿着一只鞋,袜子也不知什么时候给弄没了,光着脚丫。“这牌子上不是明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嘛。”

“知识分子就爱嚼舌头,卖弄学识。”

王司令太辛苦了，需要休息。副司令开始上场。

“说，为什么要故意破坏我们造反派领导下的工厂的生产？你切断电源，造成全厂停电、停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那天晚上的停电原因，说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只猫钻进了制钢分厂的变电所。变电箱不是很暖和么。这家伙猫在上面睡觉呢。我进去时唬着了这只猫，它跳下地面时，不知道怎么搞的挂在了高压线上。于是，引起一时停电。这完全是意外的偶发事件。”

“这么说，停电的原因是猫。你本事不小啊，还能叫猫停电！”

广场上响起哄堂大笑声。副司令粗野的脸上怒色暴涨。

“你，以破坏生产为目的，故意将猫放入变电所的。象你这么大大个总工程师根本没必要也用不着去配电间。说，还有谁跟你一起去的？”

“天地良心，那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去的。工人们都去参加分厂的政治学习去了。人手不足，我才去变电所看看的。我坦白，真的没想到会有只猫在里面。”

“为什么不去参加政治学习？”

“有令在先，凡是带“长”字号的职员都没有资格参加。”

“好了，说说后来那只猫怎么样了？”

“死了，被电死了呀。给撂到外面去了。”

“这种事情真他妈的是闻所未闻。老实交代，从哪儿弄来的猫？为什么要故意放猫进配电间？”

伴随着副司令声嘶力竭的喝问，

“——喵！”

台下响起了猫的凄厉的惨叫声。

有人抓来了一只活猫。将尖细的铁丝从猫的肛门插进去，然

后，朝台上的牛总工程师扔去。

被贯通了肠肚的猫发出慎人的惨叫声，痛苦地挣扎着，死了。

制钢分厂中有人背过脸去，不忍目睹场上的惨景。

“咯…咯咯…”

坐在肖华旁边的李伟唬得牙根直打颤。

察觉到群众起了恐怖心，副司令转过脸对牛总道：

“你也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为了让你早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非得触及你的灵魂深处不可。给我把他的牌子换成钢铁做的！”

手下早就预备好了的铁牌子上横七竖八地用白色油漆刷着“牛子明”三个大字。效法中国古代之酷刑，意味着已将他五马分尸。

换上了铁牌子的牛子明，扒在台上动弹不得。

批判大会继续进行着。越往下，越残忍。被批斗者有的号头大哭；有的凄声惨叫；还有的已经陷入神经错乱状态。

终于，二十五人全部批斗完了。“啊，乖乖。可以回家”。有的群众刚想要站立起来，喇叭里却响起了王司令那粗野的嚎叫声：

“同志们，今天的批斗大会还没有解散。请大家再坚持一会儿。好戏在后头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已往的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因为，目前还有比刚才被批斗过第反革命分子、走资派更危险、更恶劣的反革命分子潜伏在我们中间。今天不把他挖掘出来示众，不剥下他的画皮，不能散会！”

广场上开始骚动起来。

“肃静！大家把手放在胸前好好想一想，有没有违背伟大领

袖毛主席的教导？有罪者主动站出来，主动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王司令凶险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肖华和李伟两眼发直，脊梁骨直冒凉气。紧盯着前列人的后背，一动也不敢动。

短短数分钟时间，犹如漫漫人生一样长久。

“好哇！到底还是有人不想接受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姥姥，告诉你们他是个什么人吧……”

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恐怖到了极点。

“此人会讲外国语，是个海外特务！”

李伟唬得一激灵。

“他是一个取了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

群众用惊愕的目光互相打量起来。

“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后裔，日本鬼子！”

“完了！”

肖华心里咯噔一声，怯生生地望着旁边的李伟。血顿时象凝住了似地，直往外冒凉气。

“制钢分厂的肖华，站出来！”

周围的同事象身边发现了定时炸弹一样，纷纷地朝后退去。尤恐避之不及。肖华想申辩什么，但喉咙眼发干，终于还是没出声。

四、五个造反派一哄而上，七手八脚地把肖华绑架到了台上。

王司令冷冷地将肖华从头到尾地打量了一遍：

“嗯，跟我们长的差不多。分不出来。伪装得蛮不错嘛。”

说得肖华心里直发毛。肖华头上的中山帽早就飞了。长长的刘海耷晃在前额上。细长的眼睛，浅黑的皮肤。的确，跟周围